

打呀打电话

文 大林

如今,手机满天飞,人均超过一台。在我小时候,不要说手机,私人台式电话也非常少见,如果谁家有电话,那是很稀罕、了不起、满脸生辉的一件事。

父亲是市里大单位的领导,所以,我家的电话,是 1973 年装上的,令人羡慕的是,打电话还不用付钱。

那是一台有点土气黑颜色的别人用过的墙式电话机,放在父亲的书桌上,后来换成了台式的。

父亲的房间,白天一般锁上。这电话就越发显得珍贵。如果父母亲早上上班时忘了锁门,我们就非常高兴。因为我们可以打电话了。

打电话成为一种很有趣的游戏,我们左邻右舍的玩伴都来打。

我们冒充前弄堂女同学的男朋友,打电话约会。一会儿,弄堂里来了电话站阿姨,她举起喇叭,扯着嗓子喊:“17 号,某某某——电话!”我们暗暗好笑。又想着法子如何继续骗她。

弄堂口的阿辉,油头粉面,像个小开,学工时的师傅听说很有几分姿色。

竟然胆大得整天要引诱师傅,冒充她单位里的帅哥约她出来看电影。开始的一幕很有戏剧性。我们几个在一块商量着,电话打过去,阿辉问:你猜猜,我是谁?——啊,猜对了。原来阿辉的声音恰好和她厂里的帅哥相仿。于是,阿辉随机应变,我们在旁边的互相商量,怎么对付,快速给他出主意。居然说得有声有色。说上 10 分钟,就约她出来看电影了。看电影在那时可是有特殊含义,就是谈对象。说好某日某时在电影院门口约会。阿辉到时躲在电影院附近看,果真见那“师傅”打扮—

新前来,不禁大喜过望。回来后讲给我等听,大家哄堂大笑。

电话还成为我们拍照做秀的道具。电话、旁边放个 9 寸的飞跃牌电视机、再放上一座皇后石膏坐像,穿上父亲的军装礼服,戴上大沿帽,我们拍了一张又一张黑白照片,觉得无限风光,到处示人。

这电话曾经为不少邻居帮了大忙,为我家积德积善。弄堂底的财富之家,住着一幢楼,但那时没装电话,家里的老祖母病重,一家人是半夜到我家打 120 叫救护车给“救回来”的。前弄堂甚至再前弄堂的邻居不大熟

悉,但因为我家有电话,叫了几次电话,一来二去,好象热络了许多。晚上公用电话站下班了,有的左邻右舍,住得蛮远,隔开马路,甚至是转弯抹角才认识的,还是把电话打到我家让我们传呼,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但口气好像我们大冷天非从被窝里爬起来穿衣外出报信不可;尽管我们做了好事,日后在街上见到,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,让我们觉得家有电话并不有趣,反而是如同烦恼缠身。

今非昔比,这些事情,或许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了。



秋风吹沏

(三首)

文 梦阳

秋

小口小口的西风 把秋天吹得薄如蝉翼
石头 在河流里渐渐道出真相
那株孤独的老树
努力高举着干枯的手臂
却举不起 最后那枚落叶

一只鸟 对着山巅的夕阳叫了一声
一头坠落在暮色里
几茎干草一弯腰 秋意便加重了夜的氛围

九月

一场风 吹光了枝头的鸟语
叶子颠簸着落在水面
那条河不由得一哆嗦
大地裸露
一只兔子跑过 回声响彻山谷

繁华失尽 不是病了
真相浮现 是彻悟了

此刻 诗人不再写诗
诗 就在这里

秋日

没了庄稼们的托举
空旷的大地 一片空旷
一只犄角挑着夕阳
埋头吃草的小羊
苍黄的草们 在风中一低头
它就孤独地咩一声
直咩得教人凄惶

一株无家可归的野高粱
无声地挺立着
仿佛大地努力伸向青天的手掌
那只越来越近的羊儿
不知为什么蓦地跪地仰望
一只好奇的鸟儿 无意一挥翅膀

就扇落了那犄角上的夕阳
那一刻 橘红色的故道多么安详

病房琐记

文 魏福春

手术是傍晚做的。急性阑尾炎。醒来时见妻在一旁,忽然就想到女儿,说快回去吧,女儿一人在家。妻说都安排好了,今晚陪你。陪我?不用!就要起身,腹部却是一阵疼痛。

这阑尾炎发作过几次,往年都是咬咬牙,过去了。这次是来势凶猛,差一点造成严重后果。这么一躺,少说也得一个星期,公司——

公司不用操心,有我。妻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。我点点头,我也只能点点头,这几天我再怎么有心,也是无力。

病房环境不错,两人间。有电视机,有卫生间。这么多年来还没有这样清闲过,静静的、弥漫着淡淡来苏水气味的房间,让我突然觉得心里堵得慌。

也许是累,也许是术后虚弱,我很快进入了梦乡,要不一阵咳嗽声,我想我会一觉到天明的。

咳嗽是旁边床上的病友发出的。听声音,他年纪不小,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就是咳不出痰来。他妻子拍他的背;不要急,慢慢咳。拿吸痰器来。这位病友看来是位急性子。

灯亮了,护士来了。用吸痰器不好,不要养成习惯。是呀,我也这样跟

他讲的,他不听。没事的,咳出来就好了。护士关照了几句,走了。痰终究没能咳出来,病人躺了下来。

我又闭上了眼睛,强迫自己快快入睡。

依作啥作,管子好拔的?一声惊叫,把我从睡梦中拉回到现实。这位病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,把身上插的管子拔掉了。医生护士都赶了过来,一通检查,医生随即把他转到了重症监护室。

我睡意全无,虽说整个身子软绵绵的……我陡然有种不好的预感,这位病友——

他再也没有回到这间病房。第三天下午,来了位小伙子。

小伙子长得高大魁梧,走起路来虎虎生风,一点不似患病之人。一问,原来是在锻炼时受了伤。这也要住院?我暗自好笑;也太娇嫩了吧!

他果然像是来此疗休养。晚饭后,我在病区里走了两圈,术后恢复良好,要为出院做准备。回到病房,半躺半坐地倚在床上,我对电视兴趣不大,拿起手机看起微信。

旁边的小伙子兴致勃勃地打着游戏,口里不时发出指令;后面,注意!别动,有人来了!声音洪亮,精神十足。

蓦然,他中断了游戏,起身下床,走向门外,不一会儿带着位长发飘飘

的女子回来了。这时小伙子的手机响了,他叫的外卖到了——他这是要享受两人世界。

翻起床上的隔板,拉上围帘,两人脸对脸坐在床上轻言软语,开始了别具一格的病房晚餐……

蓦地,女子银铃般的声音响起:你求我呀!小伙子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。好呀,给我脚洗下。女子开心地“咯咯”笑着。小伙子麻利地下了床,把吃剩下的外卖一股脑放进夹袋,扔完垃圾去到卫生间,他真的放水为女子洗起脚来……

这一晚,我连卫生间都没敢去。病房成了宾馆,这场景,还真不是谁都能遇上的!

几天后我如期出院。隔了一周去医院随访,我的主治医师王医生说:一切都好,临走时我多了句嘴,问和我同病房的小伙子好好的身体怎么会住院?王医生看着我:他的身体你知道?还住着呢!我一惊;他女友还来陪吗?女友?王医生茫然,说:除了他父母和单位同事,没见过有女友来。

后来得知,小伙子自检验报告出来,那女子就没来过……我依稀明白他为何不管不顾与女友在窄小的病床上耳鬓厮磨,如胶似漆,又依稀什么也没明白,如此缠绵缱绻,难舍难分的两个人,说散就散了!

这也是课堂

文 朱镜澄

学校是我们的第一课堂,而生活是我们的第二课堂。在学校课堂里,我学会了文化知识;在生活课堂中,我学会了做人的道理。学校的课堂让我的知识更丰富;生活课堂让懂得更多做人的道理。

今年暑假的一天,烈日当空,太阳火辣辣的烤着大地,空气仿佛一个大蒸笼。妈妈在家里帮我辅导功课,为了节约时间,就叫了份外卖,是我最爱吃的牛肉饭,光看图片,我就馋涎欲滴了。

可是都过了预定的时间了,外卖还没来。我一直守在门口,肚子饿

得咕咕叫,左等右等饭还是没有来。妈妈见我我很着急,就摸了摸我的头,耐心地说:“小馋猫,别着急,我们多给外卖叔叔一点时间吧!”这时,门铃声响了,我连忙奔过去,拉开了门,只见一个身材瘦瘦的满脸通红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,手里拿着一个包装完好的外卖袋,他看起来十分疲倦,热得汗流浹背,低着头,小声地说:“不好意思迟到了,这是您的外卖,祝您用餐愉快。”我不情不愿地嘟囔了一句:“哦。”这时,妈妈冲了过来,双手递给他一瓶水,诚恳地说:“谢谢,您辛苦了”,他用袖子擦擦了汗,歉疚地说:“不好意思,今天的单子有点多,耽误您用餐了,

真的很抱歉!”“没事,反正我也不着急吃,放心,我会给您五星好评的。”外卖叔叔感激地笑了笑,道了声谢谢就走了。五分钟后,妈妈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短信,上面写着“好人一生平安”。

我疑惑地问妈妈:“他都迟到了,为什么你还要给他水和好评呢?”妈妈语重心长地说:“天气这么热,他还冒着高温送外卖,每一个认真工作的人都值得别人尊重,即使有点小过失,我们也要宽容对待,更要体谅别人的难处。”

我听着,忽然有些明白了,这是我在生活的课堂里学到的宝贵知识。

记忆中的美

文 国阳

多年前,我出差去了趟北京。一个北京的朋友带路,说,我带你们去走走北京吧。我笑着调侃,咱们这也算是逛逛大城市吧!

第一站,是天安门。彼时的北京,天有些冷,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,在天安门马路对面的广场上拍照。在那里的人不是很多,我们站在马路边上,以天安门为背景,拍下一张、两张、三张……

拍完照,就下了地道,去往对门的天安门。

出了天安门,我们就去了王府井。朋友介绍说,王府井就类同于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。

对于传统文化来说,消费与休闲的结合,观光与享受的结合,一定离不开食与吃。因此,中国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步行街,“吃”构成了一道耀眼的风景线……我们去了自成一格的“王府井小吃街”。前者形成了室内的“美食街”,东安市场的美食街在顶层,世界上的各色食饮,在此鳞次栉比,东风广场的“美食街”在地下一层,同样是世界上的各种风味,在此店铺相接;后者是形成王府井步行街上的室外街中街。大街上是中国传统楼牌,上面用中国行书写着:“王府井小吃街”。走进楼牌,是一条曲直的小街,夹街店铺,建筑是传统型,坐椅是传统样,饮食是传统味,吆喝是传统声:串串香、臭豆腐、酸辣粉、担担面、大排档……

当然了,来到北京怎么能不吃北京小吃呢,北京朋友说本来吃北京小吃应该去后海,去隆福寺或者九门,但因为时间紧迫,在王府井依然能吃到地道北京小吃。谈到小吃我的兴趣最大,那一天我记得吃了豌豆黄、芸豆卷、茶汤、发糕、爆肚、炒肝儿,当然,我们还尝试了北京最著名的焦圈和豆汁儿,虽然很难接受这个味道,但我还是把他们统统吃掉了,直到吃得肚子快要顶到下巴。

走出王府井,天早已黑透,路灯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五光十色的彩灯极其夺目,又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王府井,可惜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匆匆离开时,王府井依然热闹,依然繁华。

像人生,一切正当时!